

云中岳武侠精品

猛龙威风

异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异侠系列

猛

龙

贼

凤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异…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1 号

异 侠 系 列

猛 龙 威 风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范胜震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8-5/I·087 (全 15 册) 定价: 30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可疑怪客	(1)
第 二 章	协议合谋	(22)
第 三 章	讨债	(42)
第 四 章	要挟	(61)
第 五 章	攻县衙	(79)
第 六 章	闯江湖	(101)
第 七 章	活报应彭方	(122)
第 八 章	醉泼皮捉人	(144)
第 九 章	美女一掌	(164)
第 十 章	仙子一剑	(184)
第 十 一 章	美婢	(204)
第 十 二 章	遇警	(223)
第 十 三 章	雄风园散宴	(243)
第 十 四 章	大宅内遭袭	(267)
第 十 五 章	暂解误会	(287)
第 十 六 章	缓兵之策	(310)

第一章 可疑怪客

小快船有规律地划动，船吃水浅，协同圆熟，每一桨皆沉静、有力、规律。

船轻捷地划过浊流汹涌湖面，顺风顺流向北疾驶。

这里是淮安府城西面的管家湖，本地称为南湖或西湖。自从三十年前（永乐十三年），将漕河改入管家湖，新辟清江浦航道之后，这座湖便成为漕河（运河）的航道了。

江南今年丰收，大队漕船昼夜不断，将江南的物资，乘秋汛期拼命往京师运，一队队平底漕船，形成三四里长的船队。后面更跟着许多民船，大大小小连樯接触，极为壮观。

这艘三桨小快船并没跟着船队走，因此行动轻快自由，河面其他船只零星放单的并不多。

午后不久，船驶入板闸镇的淮安钞关码头。

板闸镇距府城十余里，往昔控水板闸已改建为古闸。再往北，就是山阳县与清河县交界的地境了。南来北往的货船，必须在这里缴税、验货，发单。

客船与自由民船则在清江浦镇办理出入境查验。这艘淮安地区行驶的小型民船，不可能驶入淮河出清口横渡黄河，向北规定只能到清江浦镇，在板闸镇停泊是正常现象，不曾引人注意。

但当小船内的人上了码头，就引起有心人的注意了。

三男一女衣着华丽气概不凡，任何人瞥上一眼，也知道是爷字

号的人物。男的人才一表，四十上下年纪极具威严。女的徐娘半老，风韵依然动人，小蛮腰间所悬的长剑装饰华丽夺目，不是饰剑，而是可用来格斗杀人的凶器，沉甸甸地分量不轻，可能重量约在三斤左右。

女人使用三斤重的剑，真需要有男人的臂力。七尺大汉如果能将两斤重的剑伸举片刻，便已具备有做英雄条件了，不至于一剑劈出，剑反而把人带动跌倒。

所使用的兵刃多一两或少一两，平时是无关宏旨的，但在某一重要关头，却是致命的生死分野。

这女人的剑如此沉重，至少在外表与气势上，可能给予对手相当沉重的心理威胁，也可表明她在格斗攻击时，以力胜的气势必定极为凌厉。

不是途经此地偶或歇息的旅客，有两位中年男女在码头迎接她们，六个人谈笑自若，消失在后街。

全镇共有三条街几条巷，行踪瞒不了有心人。

街边那家小酒坊中，一位年轻食客一直就透过半开的窗口留意这些人的举动。

当他看到迎接的两男女出现时，剑眉锁在一起了。

“这两个杂碎与这几个外地人有何勾当？”他一面小饮一口酒，一面喃喃自语。

邻桌三位食客都是孔武有力的大汉，也目击四男女登岸，大眼中也涌现疑惑的光芒，甚至略带惊容，可知必定认识这三男一女四旅客，至少也知道这些人来历，因此神色有所变化。

板闸镇是十分复杂的市镇，所以设了规模甚大的钞关。

钞关本身有执行“查验检锐”等等处所，拥有可观的权力与执行能力，税丁就有上百名之多。各署处的人员数量也不少，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机构，人才济济，自然也有牛鬼蛇神充斥其间。

而供役的各种差役，有六成以上是征调自附近各城镇的居民

连膳食皆需自行负责。

这些折算徭役的百姓丢下自己的田地生计，义务服役两月，苦不堪言，但无法逃避。家中如果有五个男丁，自十八岁至六十岁，那么，一年的役期是十个月，只须派一个人供役十个月便可抵消，不必每个人前往应役两月。

派至钞关供役，可就是十分幸运了，至少工作轻松些，派杂役不至于受苦，派税丁甚至可以赚快。

而派至沿河各城镇做纤夫的人，可就灾情惨重。不论是漕船或官船，皆需由地方供给纤夫，甚至地方权势人士也可以要求派纤夫帮助纤挽船只。以往中型船只需纤夫二十至五十名。后来清河县知县李信圭到任，体恤民困，奏请朝廷减除，而后减至每船五名，民困大舒。

纤夫南起府南的黄浦，北迄清江浦，通常为期两三天，因此行李食物皆放在船上。如果恰好碰上大风，船不需纤挽，船乘风远扬，把纤夫丢在岸上。

那些没良心的船主并不在地头把纤夫的行李食物留下，径自驶离溜之大吉，纤夫的行李食物没收，可把那些义务出役的纤夫害惨了，有冤无处诉。

官府不用花一文钱，淮安府在这府境两百里左右的漕河旁，每天征用民众一两千名供役，百姓叫苦连天。

不仅是淮安府如此，整条漕河自杭州至京师，沿河数千里的城乡市镇都是如此，无一例外。不论朝代，不分秋冬春夏、世世代代，漕河两岸的府州各地百姓，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后来的满清皇朝，康熙乾隆两帝，分别六次下江南，龙船御舟三四百艘，每船需纤夫百人以上，每十里设一纤站。想想看，数千里运河，到底动用了多少百姓供役？那光景简直令人难以想像，也令人做噩梦。

数千里运河两岸，聚集了数百万蚂蚁。

有些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纤夫用上了漂亮的女人担任。

不仅是运河两岸百姓受苦，天下各个州县，家有五名男丁的庄户，必须有一个常年替官府服役，衣食一概自理，自修桥补路至替县太爷伺候茶水，都是无偿的劳役。

连捕房的捕役也有一半是征用的，缴交住宿费，还得自掏腰包，日子难过，如不为非作歹、谁活得下去？

所以打官司的人连捕快的草鞋费，也得原告被告负责偿付，在公堂挨板子，也得付受刑费，一切花费皆需打官司的人负责，因为官府不花钱养执行公务的人，所以俗语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有了委屈，宁可自行了断。

这家酒坊是钞关那些应役的人经常聚集喝两杯解愁的地方，而这些人大半是被有钱人雇请代役的苦哈哈，品流复杂，暗隐龙蛇。

这些人受雇应役，本身就是不三不四的浪人，办事最会拆烂投机取巧，经常偷懒溜出自找快活，反正承办的也不是什么好事，敷衍了事谁也懒得认真，因此即使是工作时间，这里也经常有偷懒人出入。

这两桌食客果然都是钞关的役夫，丢下正事不管，溜到酒坊买醉快活。

“嘿！老张。”年轻人突然向邻桌的大汉打招呼：“似乎，你认识那四位仁兄仁姐？”

三大汉一个比一个雄壮，剽悍之气外露，尤其是那位叫老张的大汉，肩阔腰圆，怪眼精光闪烁，外形泼野，一看便知不是好路数。

年轻人正好相反，剑眉虎目，五官端正，身材并不魁梧，浑身呈现修长柔和的线条，大概手上仅有百十斤力道，不是打架的好材料，二十来岁年纪，外表没有慑人的气势，虽则说话故意摆出粗野味，却吓不了人。

“没错，认识。”老张爱理不理，不屑地撇撇嘴，将一粒龙牙豆丢进嘴。

撇嘴并非冲年轻人而撇的，而是撇那四位仁兄仁姐。

“那是什么人呀？”

“少管闲事！”老张瞪了年轻人一眼：“你们这些本地土蛋，怎知道外地的事？说出来你也不懂。如果懂，你会吓破胆。”

“有这么严重？”

“比你所想象的更严重。”

“老张，我不信。”

“小彭，你最好是相信。”大汉老张冷冷一笑：“天下凶残恶毒的人中，以三残四毒五妖魔最为可怕。刚才那四位仁兄仁姐中就有一毒一妖魔在内。小彭，你在钞关出役两年多，也许听说过一些横行天下，神憎鬼厌的江湖枭霸，应该庆幸不曾遇上这些人，今后最好永远不与这妖魔鬼怪碰头。”

“他们不会与我这种小差役为难吧？”小彭用似问非问不介意的口吻说。

“很难说，老弟。”老张摇摇头：“俗语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人活在世间，天知道在无意中，会碰上哪些不测之祸？”

死于意外非命的人多得很呢！说不定哪一天冲了太岁。恰好碰上这些妖魔鬼怪凶性大发，想躲都躲不掉。”

“老张，你不怕？”

“我？我有什么好怕的？”老张叹了一口气：“我出了事，目下扮蛇鼠暂且在贵地钻个窟窿躲灾避祸，不强出头管闲事，祸不会落在我头上。”

“很难说，张老哥。”小彭学老张说话的口吻腔调，惟妙惟肖：“你说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又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呵呵！……敬你一碗酒。张老酒，张老哥。”

一阵大笑，双方隔桌敬一碗酒。

小彭叫彭刚，河西岸王六里的老槐庄彭家的子弟。老槐庄地属清河县，由于地近板闸镇，该庄的人分配在板闸镇供役，他被派在钞关的查验署打杂。

他家中有五位男丁，每年该摊派十个月役期，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成为长期役。总不能让老爹和兄长分别来出役两个月轮番应卯呀！

他已经混了两年多，家里田地不需耕作，干脆一直混到底，反正他家属于小康农户，田地也不多，用不着他下田耕作，居然混得十分得意。

钞关的公爷们，对这家境不错而又愿意服长期役的年轻子弟的确感到头疼，一个个全成了混日子的泼棍，倚老卖老做事敷衍塞责，大事不犯小事不断，因此只要求这些人每天应卯便大吉大利，其他的事不找他们经办，过一天算一天，让他们胡混了事，懒得加以管束。

彭刚已是二十岁的青年，在钞关大事不犯，小事不断，与地方上的泼皮混得不错。但他的表现并不出色，打打架踊跃得很，一旦情势闹大，就溜之大吉，因此始终没受到重视，不能成为领导性的人物。

当然，谁也不知道底细，反正一僻乡的庄稼子弟在钞关出役，本身就没有地位。

在板闸镇，知道他彭刚是老几的人没有几个，丝毫不引人注意。他的表现也不值得人们注意，平平凡凡，对任何人都无害。

每天他进衙门应卯，之后便溜出钞关优哉到处乱逛，有时和泼皮们鬼混，有时远至府城游荡，来回二十余里不当一回事。

离开小酒坊，他在街前街后走了几圈，与一些泼皮鬼混许久，注意力放在后街的一家大宅，那四位仁兄仁姐就落脚在这家曹家宅内。

傍晚时分，他踏上回老槐庄的小径。

老槐庄的彭老太爷彭弘，论财势，他还排不上名，仅是清河县南乡的小地主，百十亩田地只能自耕自足，够温饱已经不错了。

但这仅是表面上的象征，骨子里他却是疏财仗义的爷字号人物。

他妻子据说就是南京亿万富豪的千金，这位五十岁的“彭家奶奶”，在儿孙身上可舍得花钱，要什么有什么，府城买不到的，就请人前往南京购买。可是，管教可就严得很，三儿两女加上三个孙儿女，绝对不许在本地欺负乡中的子弟，谁不听大棍子狠揍。

彭刚是老二，是惟一敢和老娘顶嘴的人，也是没出息，二十三岁的大男人居然不想成家，而且愿意长期出役鬼混，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了，三天两天往家里跑，花起钱来，像流水。本乡的亲友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府城招朋引类。在板闸镇钞关反少见到他踪影。

老槐庄距镇十余里，中间隔了一座柳林村。

柳林村有好几位拥有上千亩好地的大地主，有些家的长工健仆数量可观，那就难免经常仗势欺人。

接近村口的大柳林，一群年轻小伙子，精力过剩在柳林玩占地为王游戏，好松松筋骨，以便晚膳时多吃几个大饼锅头。

彭刚脚下轻快，一头撞入风暴中心。

夕阳西下，林中有点幽暗。三个高大魁梧的小伙子被后面的人追得太急，满脸流汗，视界也因之不良，奔牛似的从林右冲出小径，发觉有人已刹不住脚步，最先那位小伙子凶猛地撞出，避无可避。

他手疾眼快，千钧一发中扭身一把扣住小伙子的左膀，一旋一扭，把小伙子旋了半圈反往回送，几乎把随后跟出的另一位小伙子撞翻了。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凶猛的冲力怎么可能猛然调头？

“好哇！李大柱子，你们欠揍啊！他娘的！好，我把你们都摆平在这里凉快凉快。”他先发制人，捋衣掳袖大呼大叫亮拳头。

不能让小伙子对被突然扭转调头的事起疑，这是普通人决难办到的事。

李大柱子与同伴相撞而过，吓出一身冷汗，惊魂未定，便听清他在身后大吼大叫，立即忘了为何反而与同伴擦撞的原因，斜冲出丈外。

“我……我并非有意撞你这混蛋的。”李大柱子转身惶然后退，口气软弱：“你他娘的像个鬼一样突然出现，不要过来……大牛，何必呢！”

他的小名叫大牛，在本乡真蛮得像牛，好在他从不向体弱的同伴放泼，有名的力大如牛。

两位同伴已冲入林对面；扭头一看清是他，回扑抢救李大柱子的勇气消失了。

“快跑！大柱子。”一名同伴大声叫道：“让曾家的门神整治他。”

追赶的人将到，有六七名男女。

李大柱子像风飞跑，避免两面受敌。

粗壮如门神的身影冲出林，大眼瞪小眼对上了。

“好哇！这次一定要你爬不起来。”门神似的大汉怪叫，火辣辣冲上巨手疾伸。

“我也有此同感。”他兴高采烈迎上，双盘手崩开对手伸来的巨灵大手，扭身一腿扫在对方的左胯上，其声沉闷力道不轻。

门神似的大汉仅震得退了两碎步，切入掌如开山巨斧，落在他的左肩，也把他劈得马步下沉半尺。

一搭上手，就是一阵狂风骤雨式的疯狂狠斗。你给我半斤，我还你八两，一记回一记，记记沉重落实，看谁先禁受不起打击，看谁能先击中对方的要害，掌拳着肉的暴响似连珠，人影进退盘旋快速无比，紧缠不舍放手狂攻，看谁能支撑到最后。

另六名子弟四男二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两位小姑娘也十五六芳华，健康活泼五官清秀，但身材却像竹竿，曲线还没出现，举动仍带稚气。

六个人在四周大叫大嚷，兴奋地替门神助威。

门神的身材比彭刚粗壮，而且高出半个头，粗胳膊大拳头，举动并不蠢笨，虽在体型上占了绝对优势，却无法急占上风。

“大牛，加我一个，你敢不敢？”那位留了两根大辫子，有一双慧黠明眸的少女，终于不耐烦大叫，摩拳擦掌准备加入了。

“撕破衣衫不赔。”他一拳把门神震退两步，扔头向少女流里流气怪叫。

“你可恶！”少女脸红红怒叫，冲出飞跃而起，双脚前踹，比男人更泼野，身法灵活可圈可点。

他扭身挫马步，伸手捞托少女的腿弯，动作更为灵活，出手果然存心不良。

一声娇笑，柳腰一扭，身形前倾扭转，双手一抄兜头便抱。

玉腿没捞住，脑袋反而受到攻击，他不得不先求自保，向下挫得更低，从斜刺里窜走，一蹦丈余。

迎面是一位少年，看到他举起大拳头窜来，吓了一跳，急急闪躲让出去路。

他哈哈大笑，撒腿飞奔。

来往皆需经过柳林，与该村的子弟打打闹闹不伤和气，该村的子弟一比一还真没有人奈何得了他。

他在本乡人心目中，就是这种只有几斤蛮力、人并不坏的半纨绔子弟，通常对任何人无害的年轻人。

晚膳毕，内厅掌起灯，爷俩在灯下品茗，其他的人皆不在场。

彭弘半百出头，身材修伟不现老态，穿了一袭村夫的青直衫，仍掩不住豪壮的气势。“儿子，怎么可能冲为父来的？”彭弘笑吟吟地

说：“三残四毒五妖魔算什么东西？他们如果知道为父住在这里，会像受惊的老鼠般、一口气窜出百里外，呵呵！你未免抬举他们了。”

“来了五六个呢！爹，不得不防。”彭刚可不敢掉以轻心，保持警觉：“他们总不会是来板闸镇找淮安三霸的三霸，话家常串门子穷开心吧？阴司秀才曹超凡，消息灵通手面广而且阴毒，说不定他得到些什么风声，打听出爹是早年的霹雳火，这会影响他的霸业，所以召来妖魔鬼怪清除障碍呢！”

“呵呵！你是替阴司秀才打算吗？”彭弘大笑：“可知你的思路仍然短窄。尚缺磨炼。”

“那他们……”

“很可能是冲县城的霸剑天罡来的。”

彭弘用肯定的口吻说：“霸剑天罡做了三十年白道之雄，退隐息影三年，余威仍在，回家仍然替李知县做义务保镖。当年他闯荡南北，专替清官良吏保镖不计报酬，邪魔外道把他恨得牙痒痒地，不知道有多少黑道凶枭死在他的七星剑下。他替李知县义务保镖，我委实替李知县担心，树大招风，不是好兆头。”

“爹的意思……”

“李知县的确是好官。”

“难得的青天大老爷。”彭刚呼出一口长气：“咱们清河县的人，欠他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要暗中跟去。”彭弘一字一吐极为郑重。

“是的，爹。”彭刚也郑重地回话。

“不能有所闪失。”彭弘像在提警告。

“是的，惟该儿是问。”

“要小心处理，不能留下难善后的事物。”

“孩儿必定特别当心。”

“晚上就赶回去，牢牢地盯住他们。”

“好的，喝完茶孩儿就动身。”

清河县县城甚小，市面没有城北里余的清江浦镇繁荣。

清河的知县大人在清江浦镇的权威有限，各方驻镇的大员不断施压要人要物，征调的单位都大有来头，任何事也不许知县插手过问，欠缺魄力的知县，应付往来官员的需索，已是焦头烂额，剩下处理县政的精力有限。

现任的县太爷李信圭，是干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个名震天下的大清官。

他向朝廷争取，将应役的纤夫额减除了十之八九，对过往的大员概不应酬。

对驻镇的各部会单位，决不超额多派半个人手。

对征调的役夫，全县由于征役额高，极力向朝廷争取减免，因欠人手而废耕的田赋，减免浮征额三分之二。

最脍炙人口的政绩，是与淮安卫的官兵向朝廷打官司，争回卫军所霸占的民田。

那时，淮安卫毗邻的民田被侵占的有数千亩之多，卫军将之列为民田，又要田主代缴赋税，整整侵占了六十年，田主也代缴了六十年的田赋，有冤无处诉，官司打上朝廷。轰动天下。

县太爷的任期是四年，可连任一次。这位李知县已连了五任，前后二十年，打破知县留任的记录。

县民包括淮安府的士绅，皆联名上京向皇帝请求留任，可知所受爱戴程度。

他是洪熙元年到任的，正统元年冬，擢任郑州知州，结果县民上京伏阙乞留，颁圣旨以知州留任原县理知县事，以知州代任知县署事极为罕见，目下他的官品是知州，而且是湖广郑州的知州，却留在清河县，署行知县的职务。

二十年来，在政教、抚恤、赈济、讼狱、疏民困、治河……政绩万民同钦，廉政教化斐然可观。自淮安至通州常州，漕河两岸受惠的